


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
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

牺牲带

(小说连载 17)

□ 白占全

暖泉(下)

李忠良从院子里回来对陆野说：“太阳已西斜，队员们肚子早已饿了，我们还是先搞饭吃，吃了饭，再和刘鳌海理论。”

陆野说：“使得。”

这时，刘鳌海老婆马淑芳紧着腰布端回一大盆汤面，又拿来二十来副碗筷，满脸堆笑着说：“我知道大伙饿了，就做了一大锅汤面，你们行军出门又不带锅，做得好坏，各位不要嫌弃，先填饱肚子再说其他。”

野鸽子说：“刘鳌海，你好好想想，如果不交钱是什么后果。”

队员们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，看见来了汤面，各自拿了碗筷，舀了汤面，圪蹴在院子里脚底吃了起来。野鸽子说了几句，也端着碗，站在脚底，吃了起来。

马淑芳又端回一盆汤面，走到刘鳌海跟前说：“实在不行，你还是交出银洋吧？我看这阵势，你不交恐怕说不过去。”

刘鳌海瞪了马淑芳一眼说：“婆姨人头发长见识短，你懂什么？能装一会算一会。”

刘鳌海招手要马淑芳到跟前，压低声音说：“我已经安顿人向留誉巡缉队报信去了，说不定巡缉队就在赶来的路上。”

马淑芳着急地说：“你可要把握好分寸，把握不好怕你受害。”

刘鳌海摆手说：“你快快离开，我来摆调他们。”

刘鳌海说罢，马淑芳离开，去收拾锅碗。众人吃了饭，开始分头搜查窑洞居舍，搜查了半天，箱柜里只是放些衣裳铺盖和老婆的一些金银首饰，瓮里草囤里放着粮食。队员们陆续报告没有搜到银钱。马淑芳收拾了锅碗，回来看到炕上放着她的金银首饰，摊开双手说：“这是我的首饰，既然搜出来了，你们就拿走吧！”

陆野说：“看在给我们做饭的面子上，金银首饰我们不要，你还是赶紧收起来吧。”

马淑芳说：“这位官爷，你说的可是真话？”

“真话。”

“那我真的就收起来了。”

马淑芳说着，弯腰裹好银手镯、金耳环、金戒指、金项链，放在柜子里。马淑芳回头问陆野：“柜子刚才搜查过了，我可不可以上锁？”

陆野说：“可以。”

马淑芳在抽屉里拿出一把铜锁，锁上了柜子。

陆野问：“刘鳌海，说老实话，你到底把金银藏到哪儿了？”

刘鳌海说：“家里真的没有银钱，只有老婆的几件不着钱旧首饰。”

“那是不是放在当铺里？”

“当铺里也没有。”

“那你的钱到底藏在哪儿了？”

“真没藏。”

野鸽子恼火地说：“陆野哥，别和这狗日的白费嘴舌了。看来这家伙是吃硬不吃软。弟兄们，拿绳子来。”

野鸽子一喊，她的两个小兄弟立即走到刘鳌海跟前，从腰间解下绳子，三三两两就把刘鳌海捆了起来。野鸽子问：“刘财主，说还是不说？”

刘鳌海哼哼唧唧地说：“真没银钱，你让我说甚？”

“说钱藏到哪儿。”

“没藏，没藏呀！”

“来硬的。”野鸽子一说，那两个小兄弟心

领神会，上前抽紧绳索，瞬间，刘鳌海的两条胳膊已靠到了一块，当下痛得他哭爹叫娘。

野鸽子说：“藏银钱来没有？”

刘鳌海说：“藏来。”

“藏到什么地方？”

“放松点绳子，我说。”

绳子放松了一些，刘鳌海觉得胳膊轻松了许多。野鸽子问：“你说，藏到什么地方？”

刘鳌海咬咬牙，闭着眼睛说：“没藏。”

野鸽子说：“勒紧绳子。”两个队员一抽绳子，把刘鳌海提在半空。刘鳌海又痛得哭爹叫娘，呻吟不止。

刘鳌海正在呻吟，突然从门外跑进来一个人，说是村护卫队的刘卫平，无论如何要见刘财主，门岗堵住不让进，这家伙硬着头皮往里闯。陆野听见外面吵叫声，跑出来问怎么回事。那后生刘卫平说：“刚从留誉巡缉队跑回来，要向刘财主报告情况。”

“你见到巡缉队长长了？”

“见上了。”

“留誉巡缉队长说甚？”

“问游击队来了有多少人？”

“你怎么回答的？”

“我说，不知来了多少。从包围刘鳌海的情形看，有三十来人，还有两支冲锋枪守在大门口。”

“巡缉队长怎么说？”

“巡缉队长恼火地说，放你妈的屁，老子只有二十来个人手，怎能敌过三十来个不要命的游击队。滚一边，到县里报告去吧！”

陆野了解了情况，放他进去见刘鳌海。

护卫队员刘卫平进去，见刘鳌海捆扎成一团，凑到身边说：“刘财主，没指望了，留誉巡缉队不肯来。”

刘鳌海唉声叹气地说：“养活这伙鬼一点使用都没有。”

刘鳌海原以为报了巡缉队，巡缉队会来救他，所以硬着头皮和游击队绕圈子，直到报信人返回告知他巡缉队不来的信息，才彻底软了下来。他有气无力地喊：“解绳子，我说。”

野鸽子的两个队员解开绳子，拉着刘鳌海坐到太师椅上，刘鳌海看着自己含血的两只手腕，用口吃吹，两只手掌交互揉着手腕。陆野问：“刘财主，银钱到底藏哪了？”

“放在炕底烟道里。”

陆野叫来两个队员，揭开毛毯毡炕篾，露出抹有一层薄泥的两块长方形木板，抠掉泥层，拉开木板，木板底放有两只柳结圪柂，圪柂口用红布捆扎着。两个队员提出圪柂，放到锅台上。陆野解开扎口绳子，露出了满满一圪柂白花花大洋。刘鳌海说：“这可是货真价实的袁大头啊，这两圪柂银洋是四千块，我前几天才清点过，刘某没哄你们吧？”

陆野说：“没哄，是真家伙。不过，你还没说实话，藏起来的银洋没全告我们。”

刘鳌海低头想，我在方圆左近是出了名的大财主，就这么告他们藏起来的一处银洋，肯定交不了账，不如我再说上一处让这伙人开心，我也好过关。刘鳌海思谋了一会说：“是没全告，等你们寻出一处再告一处。”

陆野问：“那另一处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在前院牛圈里。”

“你带我们去找。”

“好。”刘鳌海领着陆野他们到了前院牛圈。

陆野说：“在牛圈哪个方位？”

“在牛槽底砖墙里。”

李忠良在牛圈里拉了一把铁锹，顺湿痕撬动砖块，掏出几块砖，牛槽底是空的。继续撬砖，露出了一个瓷坛。撬掉瓷坛外面砖块，搬出瓷坛，瓷坛里装满了银洋，足有五六百块。

陆野让队员找来一条线袋，搬起坛子，把银洋倒进线袋里。陆野说：“刘鳌海，是不是还有藏处？”

“没有了，真没有了。如果不信，你们可以继续搜。搜出来，任由你们惩罚。”

“不搜了，我们就信你一回。不过，还得和你说清楚，银洋没收，作为我们的经费。你的那些高利贷，从此一笔勾销，账本当众烧毁。粮食，留下你一两年吃的，其余的分给穷人，你有意见没有？”

刘鳌海想，游击队没收了不少银子，但地窖里、枣树地里还埋有不少，足够他花销。当陆野问他有没有意见时，他爽快地回答：“没有，你们分吧，我够吃就行。”

刘鳌海接着说：“不过，我也有点小小要求，你们分粮时给我多留点细粮。”

陆野说：“行。这个满足你的要求。忠良，你叫一下刘卫军和刘谋新，让他们进来。”

李忠良出了大门，喊叫刘卫军、刘谋新，他俩跟着李忠良进了刘财主家。陆野说：“据我了解，你俩都是穷人家子弟，我们计划成立暖泉农会，大家团结起来抗粮抗税、同地主恶霸斗争。农会成立，需要我们穷人自己来领导。我们初步考虑刘卫军来担任农会主席、刘谋新担任农会副主席。一会召集群众分粮时，选举产生，你们就走马上任。游击队发给你们活动经费一百元，希望你们负起责任，大胆工作。你们现在就去召集群众，让他们来分粮。”

刘卫军、刘谋新出门时对陆野说：“我们俩还有个请求。”

“甚请求？”

“放了那两个开枪的人。他们也是穷人家子弟，主要是受了财主们的蒙骗，以为来的人是土匪，就胡乱放枪了。”

“你们能保证他们不与游击队作对？”

“这个肯定没有问题，一说，他们自然会明白。”

“那就出门时让门岗解开绳子放人，告他们是陆队长说的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刘卫军、刘谋新走到大门口，让门岗放掉院子里捆着的那两个人，门岗不肯，刘卫军说是陆队长让放的，两个门岗都不相信。一个门岗跑回去向陆野请示，陆野说：“那两个后生也是穷人，就放了他们吧！”

门岗说：“他俩已向咱们开枪了，就这样白白放掉？”

“不知者不为过，他们也是受了财主们的蒙骗。放掉，他们会感激我们，对我们今后开展工作有好处。何况，刘卫军、刘谋新出面说情，他们都是从候时耍大的穷兄弟，放了他们，说不定就成为农会的骨干。”

“那，放掉。”

“放掉。”

门岗出来说：“是队长让放人。你们进门自己解绳子去，解开绳子，给我们拿来。”

刘卫军、刘谋新返身进门，走到开枪之人刘三儿、刘二则跟前，刘三儿、刘二则央求刘卫军说：“卫军哥，我看见那个当头的让你留下，肯定是对你有好感，你就向那个当头的求求情，放了他们吧。捆在这儿，绳子虽

然不紧，但也怪难受的。”

刘卫军说：“你们知道来的是甚人？”

刘三儿哭丧着脸说：“我们哪知道来的是甚人。老远打了一枪铁砂，上火扣的工夫，枪就被人夺走，不容我们反抗，就被绳子捆起来拴在树上了。反正，不像土匪，土匪没这么快。”

“他们是红军游击队，是咱穷人自己的队伍。幸亏你们的土枪打得不准，如果打准伤了人，你们就捅下大乱子了。以后弄不清青红皂白，不要随便乱开枪。”

“卫军哥说得对，以后我们听你的。”

刘卫军说着动手解绳子，刘三儿说：“卫军哥，我们不敢自行解绳子。”

刘谋新说：“三儿，军哥出来时就和队长求情，人家队长也大人有大量原谅了你们，同意放你们。”

刘卫军三三两两解开刘三儿的绳子，刘谋新也解开了刘二则的绳子，刘卫军把两根绳子拿到大门口交给门岗，带着刘三儿、刘二则，分别到村子里召集人分粮。不一会，人们就拿着口袋，集中到了刘鳌海财主的大门口。

陆野站在大门口高处说：“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游击队，这支游击队是咱穷人自己的队伍。今天我们在财主刘鳌海的房间里搜查到了许多高利贷欠条，现在当着众人的面点火烧毁，从此，大家和刘鳌海的高利贷一笔勾销。”

陆野说的此处，众人齐声鼓掌，大声高喊：“好。”

陆野继续说：“游击队决定在村里成立农会组织，我们提议由刘卫军担任农会主席，刘谋新担任农会副主席，带领大家同地主恶霸斗争，大家同意不同意。”

刘卫军手齐呼：“同意。”

陆野说：“下一步的分粮就由农会来组织，游击队配合。没收的四支土枪也交给农会来管理，有了枪，要保护好群众。”

分完粮食，刘卫军让刘二则、刘三儿背上枪把恶霸地主刘鳌海五花大绑捆出来，拉到大门口高台上，面向众人站着，刘卫军说：“刘鳌海，红军游击队给穷人分了一些粮食，过后，你是不是还想报复？”

刘鳌海拧了拧隐隐作痛的膀子，哼哼唧唧了半天说：“绝对不会报复。”

刘卫军说：“大声说。”

刘鳌海低着头高声说：“不报复，永远不报复！”

“高利贷账簿已烧毁，你记得的户主是不是还要算后账。”

“不会。何况毁了账单，空口无凭，和谁要去。”

“种地的租子，减不减？”

“减，减。”

“减多少？”

“减半。”

“不错，态度很好，农会就看你以后的表现，如果再放高利贷盘剥穷人、多收地租，农会绝对不会轻饶。刘二则、刘三儿，解开刘鳌海的绳子带回去。”

刘卫军说完，众人散去。陆野返回刘鳌海家，给袋子里装了五六百大洋，出来外面给李忠良和刘卫军交代了一下工作，带着女扮男装的野鸽子和另外两个带短枪战士，骑着马，跨过青楼沟，走武家庄、苏家庄，绕开留誉镇，穿过金家庄，翻越下眉芝、曹家山，连夜到了柳林镇。